

# 潇潇雨雾登顶箐

余道勇

雨雾在竹林中弥漫，山路在盘旋中延伸。当我在向导的带领下，行走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山林中，全然不知身在何处。

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登上那个传说中一脚踏三县(区)的三界山之巅——顶箐，不管雾大，不惧路滑。

在重庆南川与贵州桐梓、正安三地交界处，有一座山，名叫三界山，也叫顶箐。山名为三界，意思就是三地接壤，以此为界。而名之顶箐，指的是山顶上的竹林，也就是说，这里盛产竹子。《贵州通志·诗》载有一首《顶箐》诗，诗云：“新种琅玕翠几重，竦枝密筱结清风，使星走马红尘外，刺史弹琴绿箐中。”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顶箐翠竹的情景。《蜀中广记·真安州》亦记：“其地山溪竦秀，岗峦连绵，竹树茂林，千里不绝。”这说明自古以来，名之为箐，实在是名不虚传。《南川县志》也有记载：“三界山在元合乡，属草坝场南端，一名顶箐，远脉自黔中娄山来，入境处东正安、西桐梓、北南川，一峰卓立，苍翠摩霄。”这些绝美而神秘的描述，吸引我必前往顶箐一探。

南川元合乡现在已经拆分成为古花镇和合溪镇，顶箐位于合溪镇草坝村。我约好向导和同伴，前往合溪镇，不管雨雾冰雪，今天势必前往顶箐登顶。中午时分，我们到达合溪镇。向导老华说，据可靠信息，顶箐正在下着雨，你们不一定能登顶哟，何况时间也不够。我说，不要紧，今天我只是去认个路，走到哪儿算哪儿，为以后去登顶打个前站。老华说，好，那就去看一下。

从合溪镇区到草坝老场，大约有十五公里的山路。草坝场是清代早中期的一个老场，与合溪场一样，是渝黔边道上的一处交易场所。去往顶箐，必须经过草坝老场旧址。沿着蜿蜒而凹凸不平的乡间公路，走了一个小时才到达草坝场。草坝场往下数百米，是盲谷。盲谷入口处有一条明显的石板台步山路，这是以前川黔古道的痕迹。过草坝场，我们继续驱车往贵州桐梓县芭蕉镇方向盘旋而上，前行五六公里，到达一片竹林前，乡村公路戛然而止。

再往前就是林间小道。此刻此地，海拔计显示1450米左右。雨雾蒙蒙，竹林清幽，不知东西南北，更不知顶箐在哪个方向。

老华说，这种天气，很难登顶。我心有不甘，对老华说，我们往前走一段，就算不登顶，亦可以找找路。老华很热心，说，没事，你走到哪儿我就陪你到哪，做好向导。同行者国亮，一名非资深菜鸟，也只得打起雨伞跟上我们的脚步。

下午两点半钟，正午时分，竹林昏暗，不知方向。黄庭坚有诗云：“大猿叫罢小猿啼，箐里行人白昼迷。”竹林的清幽，足以让行人在这样的竹林里迷失方向。脚步的磨挲声，不禁使人

产生“恍乎其不可久留”之感。

此时雨势渐小，演变成雨雾弥漫，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路边有一石碑，掩在竹丛之间。我拨开浮叶，可见碑中模糊可辨认出“向南多吉庆”五个阳刻大字。向南即是进入贵州地界，寓意向南直上顶箐，必多吉庆之意。再往前数十米，可见路边有一石龛，中有土地神像，是路人祈求平安之处。

继续前行。路况不错，都是尺把见方的石板铺就的登山步道。山路蜿蜒曲折，逐渐向上抬高海拔。我们似乎走在一条山脊上，两边山体陡峭，植被杂木茂盛。几经盘桓，我们进至一绝壁之下，一条小径在绝壁下延伸。

此时海拔已达1600米以上，时值冬春时分，尚有积雪在小路上浮现，崖边可见拳头般大小的冰凌。我们小心翼翼，手脚并用，扶壁拄杖而行。一侧是绝壁千仞，一侧是陡峭如削的竹林陡坡。绝壁上有人题字，是炭黑书写，有“秀气拔垂”“三界毓秀”“独秀”，字体刚劲，功力深厚。绝壁兀立，弯曲变化，上有巨岩，如苍鹰、如屋檐。县志所称“一峰卓立、苍翠摩霄”，想必，这卓立之峰就是这绝壁之巔吧。

我们绕着绝壁环形而上，绕行一圈，海拔上升到1700米时，突然见一平台，三面通透，一面临山。此时仍然大雾，我们无法远眺，天地一片混沌，而雾凇和冰凌，以及凌空而生的树枝，都衬托在白茫茫的背景下，不知是在仙境还是在梦中矣。

拾级而上，仰见山门，门楣上书有“鼎云寺”三个大字，左右一副对联，上联“箐峰古刹经声远”，下联“鼎上灵烟紫气玄”。山门背面，书有“鼎峰灵秀”四个大字。再往上，又是数十级台阶，到达另一个平台。这里可能就是最高处，海拔计显示1750米。四周仍然迷茫一片，对面一幢建筑是寺观正殿，上刻“玄天宫”三个字，门左土堆，四周石碑围合，碑上文字模糊不易辨认，有“元末明初”字样，说明寺观可追溯到元代，至今已有六七百年历史了。

寺观里面供奉着真武大帝、太上老君，轩辕、神农氏、女娲娘娘，燃灯古佛、弥勒佛等，体现了中国西南边陲地区民间信仰的灵活性和融合特征，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、多元共生文化融合的注脚。

此时仍然大雾弥漫，四顾无形。于是原路返回，到合溪镇上，已是夜晚七点，华灯初上。路灯照射下的南川木波罗行道树，在细雨中，仍然显出绿意婆娑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## 一丝长发漾微澜

袁勇

天快擦黑的时候，9岁的外孙子上完社团课，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，哼着那首爱唱的英语歌《Feel the fire》推门回家，像往常一样钻进小书房，低头做起作业来。

没过多久，忽然传来孩子软糯的声音：“妈妈，我在桌下找笔时，捡到一根阿姨的长头发！”

空气顿时窒息，一时间满屋的平静被搅乱。

“怎么会有长发呢？”刚下班进屋的女儿，顾不上洗手，闻声过去拿起那根黑发，顺手摸起来，滑溜溜的，一点都不毛躁，约有一尺长，还沾着几分淡淡的芳草气息。她看了看发丝，又瞥向客厅看报的我，眼底掠过一丝狡黠，立刻打起了逗趣的主意。

实话实说，闺女是爸爸的贴心“小棉袄”，往日的调侃，话里话外都带着知冷知热的味道，让我心里舒坦，这次有点意外。

你看她，神秘秘地走到我面前，故意装糊涂问：“爸，这是一根长长的头发，我和妈都是齐耳短发，这是谁的呀？”

我盯着女儿那张嘴，血压一下子快冲到了脑门。

不爽的是，她还故意捏着那根长发，在我眼前晃来晃去。

我只好放下手里的报纸，回想近日来的事儿：“不知道，这些天没有女客人来串门，快递、维修都是男的，物业、社区也没有女工作人员来过。”

见我一脸茫然，女儿终于忍不住，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膊：“爸，你可别瞒我，前几天我和妈去春游了，留你一人在家，谁来过？小声说，我不告诉妈！”

我哭笑不得：“闺女，别瞎扯啊！”

这番对话场景，被正在阳台晾衣服的老伴看得清清楚楚。她转身走到客厅沙发边，神色间带着几分急切，说：“把那根长发给我！”

老伴举着那根长发，眯起老花眼反复地看，恨不得要看出所以来：“我和女儿才出门几天，家里便冒出长发来，难不成是从窗外飞来的？”

老伴越说越愠气，就越觉得很委屈。我纵有一肚子话，也难辨这无端的发丝。那晚的灶台变得冷冷清清。唉，都是一丝长发惹的祸。

女儿心里也过意不去，连小外孙洗漱都轻手轻脚，生怕再让大人生气。大家嘴上没说，心里头都堵得慌。

没想到，谜团很快就解开了。

晚上外孙在小书房翻着屁股找故事书时，又意外地发现一根长头发，稍短于前一根。

女儿俯下身，掸去外孙校服上少许细碎芳草，撩起孩子层层绒裤，那里面居然还藏着一丝长发！

原来，大院有一片围着的草坪，听说前不久才拆除了铁栅栏，让孩子们放学后，多一处追逐嬉闹的场地。那一丝丝长发，抑或是楼上业主阿姨梳头时掉下的，抑或是园林阿姨劳作时散落的，其实已不重要。巧就巧在它粘上孩子绒裤，还悄悄地走进了家里，才酿成了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小风波。

老伴又看了看那根漾起波澜的长发，“噗嗤”笑了。

女儿伸手把外孙的头拥入怀里：“宝贝，是你弄得我们心神不宁的吧？”

外孙子满脸不服，小嘴一撇：“不是我！”

一家人开怀大笑。

那一丝意外而至的长发，轻如落石，漾起一圈小小的涟漪后，终归于宁静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)

## 爬缙云山

卢伟

跟两个儿子说了好几次，计划从家里出发，翻越缙云山，到山的那一边吃一顿当地的特色菜，再坐一站地铁穿过缙云山回家。但每个周末似乎都有琐事缠身，一直未能成行。周末天气好，大儿子又说起这事，于是说走就走，总算是迈开了腿。

我们走出小区，踩着刚刚干好的泥巴小径，穿过周边小区住户在山脚开荒的一片片菜地，随后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朝着山顶进发。由于已是下午，一路上看到很多成群结队爬山返回的人们。男女老少腰间缠着外衣，手持登山杖，面色红润。他们一路欢声笑语从山上走下来，那是登山出汗以后产生的快乐与满足。

越往山上走，公路逐渐变成了紧凑的之字形。为了节约路程，更主要的是为了给爬山带来更多难度和乐趣，人们便裁弯取直，手脚并用攀爬穿越70度左右的本来没有道路的陡坡林地抄近道。大儿子已经十岁，喜欢干富有挑战性的事，很愿意手脚并用在林间爬坡。小儿子尚小，翻越了两个之字形以后，感觉实在困难，就由妻子带着他走公路，我和大儿子穿越丛林后在更高处等待母子俩。

又到了一个陡峭的坡地，我问大儿子是继续走公路，还是抄近路。他没有回答我，拄着一根在山脚捡到的小木棍，径直朝着陡坡爬去。我也紧随其后上了陡坡，遇到实在太陡爬行艰难的地方，我就推他一把将他送到更高处。最开始，林间小径显得比较明显，然而爬着爬着，小径渐渐模糊起来，只能依稀辨认出有人从此走过。

儿子突然紧张起来，转过头皱着眉头问我：“爸爸，怎么还没看到公路啊？”我给他打气说：“快了快了，那前面不就像是公路了吗？”但的确是我“看走了眼”，两三次看似公路的地方，不过是一片树木略显矮小、略为平缓一些的林地。继续往上爬，道路不仅越来越模糊，而且我们的两侧已经临近悬崖，原来我们已经爬到了一个山脊之上。儿子踩到一堆厚厚的树叶，脚下一滑差点摔倒，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我赶紧对儿子说：“抓住树，踩稳了再往前走，别往下看。”

又走了一会儿，脚下勉强可以辨认的小径似乎已经很久没人走过。儿子又转过头，眉头皱得更紧问我：“爸爸，怎么还没走到公路呢，我们是不是迷路了啊？”

我坚定地回答：“有你爸在，不会迷路的。”恰好妻子打来了电话，说她和小儿子沿着公路走了好久了，问怎么还没见到我们。我怕妻子担心，告诉她我们正在穿越丛林，“其乐无穷”。但我看了一下表，发现已经接近五点了，心中不免也跟着紧张起来。要是再这么转悠个把小时，天就要慢慢黑下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

“哎呀，好疼！”儿子突然叫了一声。

“咋了？”我赶紧凑过去。原来儿子打算用手将横在“路”中间的一根嫩藤蔓撇开，没想到上面有刺，扎进了皮肤里。我赶紧给他扯了出来，叫他小心些。儿子也没有退缩，继续往前走。

又过了一会，沿着依稀可见的林间小径进入了下坡路段。坡度缓了些，路也好走了许多，总算走到了一条石板路上，随后终于汇入了水泥公路。

原来，刚才我们是翻越了山脉的最高处，只是当时感到有些危险没敢往下看，这可得吸取教训。

我和妻子通过手机共享位置汇合，随后我们四个人一路沿着盘山公路往山下走去。一路前行，风儿在林间穿梭，它们轻摇着树叶，也轻抚着我们的脸庞。冬天已经过去，风儿带来满怀的柔情吹拂过来，那是春天的味道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